



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
生态伦理意识研究

*Research on the Eco-ethics
Consciousnes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of the New Era*

田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 生态伦理意识研究

*Research on the Eco-ethics
Consciousnes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of the New Era*

田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研究 / 田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 - 7 - 5203 - 3020 - 6

I. ①新… II. ①田… III. ①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9331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特约编辑 陈夕涛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吕周聚

在千百万年以前，当人类刚出现在地球上时，与其他动物共同分享地球这一美丽的家园。在庞杂的动物大家庭里，人类是一个比较弱小的族类，见到老虎、狮子等猛兽都瑟瑟发抖，恐惧不已。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类这一物种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他从使用简单的工具谋生到发明创造工具，从口头交流到发明文字，人类掌握了文化知识，使自己迅速从所有的动物中超脱出来，成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结果老虎、狮子等猛兽早已不是人类的对手，差不多被人类消灭光了，成了濒危动物。今天我们只能在动物园或马戏团里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成了人类的宠物、玩物。人类成了地球上的老大，可以通过科学技术来控制、改造自然，认为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为人类服务的，于是，“人类中心主义”诞生了。

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类的确已经成为这个地球的老大，其他的动物都已经无法撼动人类对地球的统治地位，人类可以在地球上随心所欲，像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武林高手一样，只能孤独求败。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非也。其他的动物固然无法对人类构成威胁，但人类却有一个最大的敌人，那就是人类自身，或者说是人类贪得无厌的欲望。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满足人的各种欲望需求，这样世间万物就成为刍狗。今天，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成为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满足人类的各种欲望需求，另一方面又给人类社会带来各种危害——且不说可以把整个地球毁灭N次的核武器，

即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工业化也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可怕的后果：森林减少，土地沙漠化，空气污染，河流污染，癌症频发……原来我们生存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之中。

人类是一种自私贪婪的动物，同时也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当面临生存危机时，人类会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于是就有了今天的生态学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大自然中的万物都是生而平等的，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种生命都是这个有机链条中的一环，它们互为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理论是对人类中心论的否定，这对于已经习惯了人类中心思维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并接受它，更很难将其落到实处。于是，许多有危机意识的作家便开始用文学的形式来呈现传达这种生态学理论，而新时期儿童文学便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

在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面前，每个人都有责任为消除危机力所能及地做点什么。田媛选择“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这除了其自身未泯的童心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便在于其自觉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生态伦理关系，如何通过这种伦理来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生态伦理要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田媛看来，生态伦理意识是“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来重新确定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放弃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的传统价值观，转而追求与自然同生共荣、协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荣”。人们应该放弃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接受新的生态伦理观念。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作家有意识地在作品中描写人与自然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田媛敏锐地把握住了儿童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生态伦理意识，并围绕这一问题来展开论述，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出发来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确定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并对远离自然的现代城市生活观念及形态进行批判。要求已经接受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成年人放弃其已经享有的好处，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对儿童来说就不同了。未受人类社会污染的儿童与自然之间具有一种本质上的同构，他们与自然亲密无间，对他们来说，大自然是一个亲密的伙伴，他们可以与之对话，可以在一起嬉戏玩耍，他们会为一只蚂蚁

的命运担惊受怕，会为一株小草的命运痛哭流涕。在他们的大脑中，没有高高在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他们与大自然中的一切都是平等的，与世间万物可以和睦相处，而这种意识恰恰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在儿童文学中传达生态伦理思想，更容易被儿童所接受。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当儿童长大成人时，他们便会将这种生态伦理思想付诸社会实践，并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样，在不久的将来就有望改变多年来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建构出具有生态伦理的生态社会。从这一角度来说，研究探讨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

生态的核心是生命，而伦理的核心则是如何看待生命，如何处理不同生命之间的关系。传统的“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的生命价值最宝贵，将人的生命凌驾于世间所有生命之上；而生态理论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都有生存的权力。田媛着力探讨儿童文学中的生命价值和生命在自然规律中所呈现出的生存状态，思考新时期儿童文学关于自然中的竞争、共生、再生等天人关系，概括出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生态伦理思想要求人类放弃从大自然中获得的各种优惠条件，人类不能无限制地从大自然中索取，而要采取合适的方式来回报大自然，要控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养成节俭、环保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田媛看来，被异化的消费观使自然和人类都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危机之中，只有转变生活方式，遵循儿童的成长规律，通过环保实践等形式来实现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无疑为儿童的成长乃至人类的生活指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世间万物既然是平等的，那么人类就应该以平等、博爱的思想来与万物和谐相处，而这种博爱思想在儿童身上有着很好的体现。田媛认为儿童文学应该从人文关怀精神出发，培养儿童的博爱情感，在这种情感关照下来建立人与自然的深层联系，她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在整个生态系统内彼此尊重与相互关怀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能够遏制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冷酷和麻木心理，这不仅是伦理责任的体现，也是人文精神的最高体现。这既是人类构建生态伦理社会的目标与要求，

也是构建和谐生态环境的必经之路。

新时期儿童文学是一个有待深化的研究领域，而生态伦理则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富有新意的理论问题，“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就提出了一个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命题。田媛在阅读大量作品的基础上，对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进行系统分析，既概括出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生态伦理意识的特点，又指出了如何建构生态伦理社会的方法与策略，为人类的未来勾画出一幅美好的图画。作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下了很大的功夫，阅读了大量的相关材料，能够灵活地运用相关理论来分析问题，论文条理清晰，论述有力，分析深刻，不乏新意，为拓展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我希望田媛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持续地关注思考这一问题，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更丰盛的成果。

中文摘要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环境污染、精神危机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要想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之内，这不仅需要在制度上、政策上进行改变，还需要借助法律力量进行约束，更重要的是需要人类运用道德的约束力和内在的生态理念来调节自己的行为。新时期以来的 30 多年里，儿童文学在如何利用情感和道德准则协调人与自然、儿童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传递简约环保的生存理念等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对建立儿童生态伦理意识、完善儿童生态人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书从生态伦理的角度，以“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为基础，从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的确立、表现以及发挥的作用等方面出发，结合具体文本对这一时期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一次专题性归纳，就儿童文学如何更好地担当起所肩负的崇高使命进行思索和探究。

导论部分是对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概念定位，论述该论题的研究现状、意义和方法。“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是以尊重儿童的自然天性和成长为基础的，生态伦理意识的融入符合社会进步和儿童的生存现状，是由儿童文学所担负的使命所决定的，对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创作的梳理，以及对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章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关系构建进行探讨，对人与自然关系展开深入思考。作家们重塑自然在成人和儿童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书写儿童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以城市为切入点，批判远离自然的城市生活对人带来的恶劣影响，为儿童构建了一

个人与自然共存的诗意栖息地。

第二章对生命价值和生命在自然规律中所呈现出的生存状态展开探讨,传达出新时期儿童文学关于自然中的竞争、共生、再生等天人关系的生态思考。不同的生命在自然中都有生存的权力,作家们将真实的自然呈现在儿童面前,这其中有丛林法则的残酷,也有动物野性美的展现,试图唤起儿童对自然以及生存在其中的万物生灵的向往与热爱。

第三章通过对简约、环保生活理念的倡导,对儿童“自然感性”生活的回归,表达了儿童文学作家对生态环境和儿童成长的关注。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对物欲的盲目追求,被异化的消费观使自然和人类都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危机中,只有转变生活方式,遵循儿童的成长规律,通过环保实践等形式来实现人类对自然的道德义务,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四章通过对仁慈、关怀等博爱精神的倡导,进一步挖掘在这种情感关照下人与自然的深层联系。在整个生态系统内彼此尊重与相互关怀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能够遏制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冷酷和麻木心理,这不仅是伦理责任的体现,也是人文精神的最高体现。经过对自己精神和行为的忏悔和弥补,促进了生态情感、生态人格的提升与完善,奠定了生态伦理在儿童文学中的情感基础。

结语部分肯定了新时期儿童文学在运用生态伦理思维来关注自然、关注儿童的书写创作,特别是在参与儿童的生态伦理意识生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随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生态问题的备受瞩目,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书写任重而道远,同时也是大有可为的,必将指引儿童文学走向更长远的未来。

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书写表达了儿童文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走向的思考和对人类生存的终极关怀,对培养儿童以积极的态度走近自然、亲近生命、认识自我、建立整体性的生态伦理意识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 儿童本位、生态伦理、非人类中心主义、尊重生命、共存

目 录

中文摘要	(1)
导论	(1)
第一节 概念厘定及论题的产生	(1)
第二节 论题的研究现状、意义及方法	(8)
第一章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关系构建	(13)
第一节 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	(14)
第二节 儿童与自然的性灵相通	(29)
第三节 守望诗意的“家园”	(46)
小结	(62)
第二章 生命价值的追问与生命存在的体验	(65)
第一节 对生命的重新解读	(67)
第二节 原生态生存状态的真实呈现	(81)
第三节 生命美的体验	(99)
小结	(109)
第三章 生活理念的调整与环保意识的增强	(111)
第一节 消费观念的转变	(113)
第二节 “儿童生活”的回归	(130)

第三节 环保意识的生成	(152)
小结	(170)
第四章 博爱精神的张扬与凸显	(173)
第一节 仁慈与关爱的精神导向	(175)
第二节 怜悯与同情的道德关怀	(187)
第三节 忏悔与救赎的人格完善	(195)
小结	(209)
结语 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212)
参考文献	(220)
致谢	(227)

导 论

第一节 概念厘定及论题的产生

一 概念厘定

儿童文学从“五四”时期开始经历了艰难和曲折的发展过程，儿童观、儿童文学所承载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儿童观是成人面对儿童时对儿童的生命形态和性质生成的看法，这种看法直接影响着对儿童的看待方式与教育方式。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加快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儿童的生存质量、成长状态和社会地位逐渐受到成人的重视，成人和社会对于儿童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从非“儿童本位”儿童观到“儿童本位”儿童观的确立，从否定儿童的独特性到发现儿童、承认儿童的存在价值，这些变化促成了儿童文学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儿童文学发展的前提和步入新时代的标志。

“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是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提出的，但“五四”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的局限使儿童文学在离真正地认识儿童、尊重儿童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距离。进入新时期，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思想进步程度的加大，都为对儿童的重新认识做好了准备。“儿童本位”观又重新进入儿童理论家和作家们的视野，并被广泛地关注和重视，王泉根、方卫平、孙建江、班马等儿童理论家纷纷对“儿童本位”的儿童观进行了探讨与肯定，朱自强随后在《儿童文学的本质》一书中又对“儿童本位”这个概念进行了完整和系统的阐释：

不是把儿童看成为完成品，然后按照成人自己的人生预设去教

训儿童（如历史上的教训主义的儿童观），也不是仅从成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去利用儿童（如历史上童心主义的儿童观），而是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①

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真正尊重儿童的存在价值，承认儿童身上具备与成人不同的感觉、心理和感情，认为成人应该平等地看待儿童，既不能把他们看成一张白纸，也不能把他们看成缩小的成人。可以说，“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不再将儿童文学作为教育儿童的工具，使儿童文学的发展突破了以教育为主的思想禁锢，让儿童作为“儿童”而存在，立于儿童的生命空间，符合儿童的成长规律，帮助儿童健康成长。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潮促使了儿童文学向儿童性的回归，这种回归让儿童文学在对“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观的继承中再一次实现了新的突破，成为儿童文学进入现代化的标志。

可以说，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的明确让儿童文学的发展获得了新生，也为儿童文学与生态伦理意识的结合找到了共同点。儿童文学起源于人类对儿童的爱与期盼，凝聚着人类文明的结晶，对儿童而言，能被他们理解和接受的作品才属于儿童文学，优秀的儿童文学必须适应儿童纯真、稚朴、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天性，契合儿童泛灵意识等心理特点，满足儿童多层次的审美需要。而生态伦理意识则是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来重新确定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类放弃算计、盘剥和掠夺自然的传统价值观，转而追求与自然同生共荣、协同进步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关注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荣。儿童与成人相比与自然的联系更加密切，对自然有着原始的亲近，在自然中他们的身体得到成长，精神得到完善，他们看待自然的态度决定了未来人与自然关系的走向。而“儿童文学作为服务未来一代的特殊文学，自然而然将生态文明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视为自己的美学追求”^②，只有站在儿童

^① 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

^② 王泉根：《2009中国儿童文学关键词》，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的立场,关注儿童与自然的联系,高度发扬儿童的主体性,才能适应儿童健康成长的需要。从这些方面来看,儿童文学与生态伦理意识在追求的目标上有着本质的相似和天然统一,因此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与生态伦理意识才能够紧密地结合,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儿童本位”为指导思想的新时期儿童文学关注社会动态、关注儿童的精神状态,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于儿童和自然的控制,强调儿童与自然的共存,提倡运用道德和情感的力量完善生态人格,重新确立人在自然界面前已迷失的价值尺度。所以对于儿童来说,只有具备懂得生命珍贵、自然美好和万物和谐的内心,才能在将来有资格、有能力看护好人类的地球家园。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能够源于生态现实又不拘泥于现实,能够承担着对生态以及人性等重大题材的关注,同时又包含着文学特质和一般规律,散发着文学本身应该具有的艺术魅力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是具有生态伦理意识的作品。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可以说是对儿童特质的维护与回归,是以儿童的自然天性为出发点,承认儿童天性中爱玩、爱闹、与自然天然相通的特点,通过为儿童营造更加良好的童年生态环境,让他们回到自然中去,回到自然赋予的鲜活的状态中去,帮助儿童建立有利于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自然观,培养他们热爱和尊重每一种生命的价值取向。

所以,通过对于新时期儿童观的定位、新时期儿童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意识概念的阐述,本书研究对象的范围和概念也逐渐明晰,主要是选取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能够从儿童的自然天性和生命特征出发,以构建和完善儿童的生态人格为前提,关注现代化进程中儿童生态变化和自然生态变化,表现儿童整体性的自然观、价值观,正确呈现人与自然的关的作品。这些作品表达了作者对儿童、对自然的终极关怀,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是专门为儿童创作的适合儿童阅读欣赏的文学。

二 论题的产生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程度也不断深入,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自然却逐渐沦为人类的工具和征服的对象。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工业化、城市

化、世俗化为基本特征，工具理性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愈加膨胀，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普及，自然被还原为机械装置和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源库，人们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制造出的各种现代工具来征服和控制自然。现代世界忽视了自然的整体性和人类生命的整体性，把对利益的追逐作为唯一的出发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变成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整个现代文明建立在了人类统治自然的基础上。然而，这样的基础并不是牢固的，随着人类与自然的长期对峙，人类不得不开始承受自自然的一次次报复。我们可以看到：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大气污染严重，水污染严重，动植物灭绝速度在加快，北极冰川融化速度也在加快，生态危机导致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环境、生态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一次次的雾霾天气给人类带来了紧迫的危机感，敲响了保护生态环境的警钟。自然生态危机同时带给人类的，还有对人类精神世界潜移默化的影响，现代文明为了提高效率，无限制地把人性进行简化、单一化，尤其是把人性归结于工具理性和物质欲望，使人产生异化、无根的感觉。如果说能源危机与生态危机预示着人类生命外在支撑系统的崩溃之危险，那么信念崩颓、欲望泛滥、唯利是图等表征出的精神危机则预示人类生命内在支撑系统的自我瓦解。在这种现实境遇下，儿童的成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疏离自然，感受不到自然的气息，感官在退化，生存空间在压缩，科技和理性主义正在扭曲他们的价值观、消费观。

恩格斯早在 19 世纪下半叶就指出：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①

于是，随着全球性的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世界上无论哪

^① [德]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17 页。

一个国家和地区，都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时，人们开始怀疑，人类中心主义是否能够为环境保护提供足够的道德保障。人类在未来要选择怎样的道路生存：是继续人类中心主义般的傲慢、自大，还是应该选择谦逊地、简朴地、内在丰富地生存于地球上与所有生命共同生存、协调发展，这些都已经成为急需解决和面对的问题。从生态危机的角度来审视现代文明，我们可以知道：现代文明最致命的欠缺就在于对大自然整体性的忽视，以及对人的生命整体性的忽视。这就需要人们重新审视正在进行的发展模式，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建立起尊重自然，保护生命共同体的生态伦理意识，采用除法律之外的伦理的力量并发挥禁止和激励的功能，寻找一条既能保证社会发展，又能维护生态良性循环的全新发展道路。作为当代生态危机和环境革命的产物，生态伦理是自然界发展演变到人类历史阶段伴随着工业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完善而爆发的人类理性观念的一场思想革命。从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的科普图书《寂静的春天》开始，就敲响了人类将因破坏环境而受到大自然惩罚的警钟。大地伦理学、生态整体主义、生物中心主义等生态伦理理论得到迅猛发展，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签署的《人类环境宣言》、1987年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和发展宣言》中也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讨论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倡导人们在自然中的适度发展、增强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责任感，因为“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对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①。进入当代中国的西方生态伦理思潮，在中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大背景下，迅速与中国传统思想密切结合，蓬勃兴起。

环境的危机直接导致了人类生存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危机，而当生态问题日益成为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时，文学、艺术等上层领域必然要给予关注和反应。文学作为人类把握客观世界的

^① [法] 阿尔伯特·史怀泽：《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特殊方式，一开始便被赋予反映和表现自然的内容。中国的文学思想中自古就有“天人合一”传统，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一直贯穿始终，进入当代，作家们对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显现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的观察，他们直接切入到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记录下可怕的生态危机，不断发出正义的呼喊。随着生态文学在国内迅速发展，王蒙等一些知名作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组织并发起了以宣传生态环境保护为宗旨的环境文学研究会，并于1992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环境文学刊物《绿叶》。接着，国内的生态文学刊物就迅速增多。而作品创作从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到贾平凹的《怀念狼》再到风靡一时的姜戎的《狼图腾》等，作家以生态意识为引导，揭示了生态危机，反思生态失衡的原因，同时积极倡导生态的人文关怀，自觉地颠覆极端功利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我国的生态文学是伴随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而产生并取得迅猛发展的，它的繁荣证明了人在危机中自我拯救的力量开始苏醒。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随着西方生态伦理思想自身的不断完善，以及生态伦理思想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一些生态文学作家的生态视角也更加开阔，他们在揭示生态危机的基础上，开始思考整个生态文明的进程，并上升到伦理学的高度，他们的创作不再停留在关注和叙述自然环境的污染、人对自然的破坏的层面，而是深入文化层面探询人类中心主义、科技发达下的工具理性、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并从生态整体利益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有浓重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三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聚集在生态文学的大旗下，以关注生态环境、建设诗意栖息家园为己任进行创作，这些作品“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要求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之命运的深深忧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文学家和文学研究者强烈的自然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促使了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①。

愈演愈烈的生态灾难危及整个自然和人类存在，儿童文学作为整个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变化与整个文学的发展环境密切相

^①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